

空間與信仰的形塑

——以臺南後甲三榕王廟為例

The Shaping of Space and Faith - Take the Temple of Three Banyan Gods in Tainan Hou-Jia as an Example

王冠鈞

Wang, Kuan-Chun

樹神信仰在臺灣屬常見的信仰行為，因為通常位處路旁，有些牌位、小祠或香爐等被隱蔽，故較不易被人察覺，但大樹卻是巨大而顯眼的，存在於人們的生活中悄悄佇立並照顧著大家。透過具有廟體的後甲三榕王三太子廟為例子，來探討樹神信仰、大樹與居民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意義，並從文中的分析去知悉大樹在人們的生活經驗中的重要性；且從三榕王廟的信仰行為與活動，對居民與三榕王之間的互動關係，進一步探討關於此神明的功能與角色。

一、前言

自然信仰是原始的人類信仰之一，以臺灣民間信仰而言，自然界受祭祀的對象包含日月星辰、風雨雷電、樹木、石頭、風、溪流等，多樣的大自然信仰標的。對自然的崇敬並非憑空而來，這些信仰經由人類的經驗、態度、想像等因素，塑造成信仰的行為與具體的形象，例如建廟奉祀。本文從一棵位於臺南東區後甲的大榕樹，研討在地早期的環境變遷與自然信仰的發跡，祭祀大樹的行為在臺灣很常見，但祭祀的理由卻不一定相同，透過觀察祭祀後甲大榕樹的歷史淵源，來了解當地樹神的職能，以及對居民的意義與影響。

有關樹神的祭祀有多種形式，如安南區十二佃神榕武聖廟，具有廟體並迎請神像入廟奉祀，又或者沒有廟名，僅於大樹下建一座小祠設香爐等；這些祭祀的規模大小不一，功能也多不一樣，有鎮煞、避邪、治癒等。除了將該

類信仰解讀為萬物有靈的說法外，對居民而言，這些老樹於當地已有幾百年，不僅對居民有守護的功用，居民對大樹佇守當地的地貌也抱有特殊情懷，成為生活環境上的陪伴，透過本文的探討，對於後甲三榕王廟的歷史與緣由，以及三榕王廟與在地的互動進行解析，找尋與其他地區較為不同的特色。

二、三榕王廟的由來

後甲三榕王廟的淵源，可透過本節從植物崇拜的分析，以及三榕王廟的由來，從中理解環境、樹、信仰等諸多因素，形成先民對於整體地景的情感與心靈上的需求。

(一) 自然崇拜中的植物崇拜

臺灣民間信仰與生活經驗脫不了關係，劉還月對於臺灣信眾對於植物崇拜的目的分為：祈求生殖與傳宗接代、追求健康長壽的生命、企求豐沛生動的活力、寓意吉祥和富貴¹。當然樹神信仰是眾多植物崇拜的其中之一，信眾祈求的目的除上述所提到，現代生活衍生出更多對於樹神的祈求及要求。

臺灣民間信仰中植物崇拜最常見的為榕樹與茄苳，這兩種樹種依據以下所引傳說與神話及其傳播，使得榕樹與茄苳在鄉野之間，廣受百姓所祭拜：

往昔林圯埔水社有一棵茄苳樹。樹幹數十圍，眾人都相信有神明。這地方有一個土著頭目叫做茄苳王。遠近的社族都服從他。頭目魁梧奇偉，眾人都相信他是茄苳神轉世。後來有一個善卜的將軍僱人砍伐這棵茄苳樹，而斧卻不入。後來用銅針刺入樹幹，灌入黑狗的血才砍掉。茄苳樹被砍三日前，山岳鳴動。數日後茄苳王喪生。²

就以上敘述，首先，樹木的體型要夠大，大到使人敬畏；其次，必須有屬於樹木自身的神話；從這則故事亦可得知，必須使用黑狗血與銅針才能解決茄苳王，故應該是實施某種法術，藉由神靈之說增添信仰的神聖性。

除了茄苳以外，榕樹也是樹木崇拜之一，先民相信榕樹有神靈附體，多稱作榕樹王，並在樹下建小廟，片岡巖記載嘉義地方有松樹公會、松樹會等³。又《鳳山縣采訪冊》記載關於榕樹有神的觀點：

樹之有神，見於史乘者，不可枚舉。廣西、福建二省多榕。此物之因地而生者也。福建之榕，尤多盛於祠廟衙署。……有榕必有神，神必稱將軍，築小廟祀之；不知何自昉。以余所知，鳳山縣榕樹神實有無愧將軍之稱者。巨逆林恭起，揭竿陷陂城，邑侯王廷幹殉以全家。當是時，廟宇毀殘，倉庫、

1 劉還月(2000)。臺灣人的祀神與祭禮(頁123-124)。臺北市：常民文化。

2 片岡巖(1985)。臺灣風俗(頁485-486)。臺北市：大立出版社。

3 片岡巖(1985)。臺灣風俗誌(頁485)。

監獄悉非國家所有。林恭以所得儀仗，自為縣令，凶愆張甚，闔境側目，而莫敢撻其鋒。逾月，署邑侯鄭元杰率兵入，擒林恭磔於市。其黨羽之未散者，思奔署攫所有以遁。攘擠間，樹忽折一枝，壓賊數人死，餘眾為兵勇擒斬。非神為之，而誰為耶？⁴

咸豐3年（1853）〈鳳山縣榕將軍記〉所記述的榕樹有神，並顯靈協助制服匪徒一事，諸如此類的傳說之於樹神信仰，有奠定其神格的作用，大樹成神需具備某些要素，如顯靈、庇佑鄉里、醫療等功用，並造就樹神信仰的擴展，所以上述說「有榕必有神，神必稱將軍，築小廟祀之」，其前提應當為該樹神守護鄉里，爾後受崇祀才合理，而非先民天外飛來一筆。

另外還有荊桐等樹亦然，鈴木清一郎記載凡超過一百公尺以上的大樹，都一律當作神靈祭拜⁵，其實關於樹木的高度沒有一定的規範，最重要的依然是有關於樹木對於當地居民的影響與流傳於民間的故事。

（二）後甲的歷史與三榕王廟之沿革

清代陳文達的《臺灣縣志》記載後甲早期有一關帝廟，在明鄭時期就已存在：「關帝廟，一在許厝甲，偽時建。係茅屋，開關後易茅為瓦，鄉人同建。一在保舍甲，偽時建。臺廈道陳瑣匾曰『停驂默禱』。」⁶後甲早期稱為保舍甲，當時就有關公信仰，上述是早期有關後甲居民民間信仰的記載。

另外，乾隆年間的〈臺灣汛塘望寮圖〉已將後甲的地形與地方信仰中心的位置呈現出來，大致讓人理解後甲的相對位置，位於府城東邊，亦標示出

鯽仔潭，也就是今天的永康、大灣地區（如圖1）。關帝廟當時稱為關帝廳，現在稱為後甲關帝殿，從關帝廳的所在地可以發現後甲應是位處於「崁」附近，也就是地勢較高之處；當時即存在後甲里斷層，造就出陡坡地形。

根據「三榕王廟碑記」的記載，此處「揮斧亦難近」，表示古時要接近此處較為困難：三榕王的位置東邊為鯽魚潭，南邊為虎尾寮，自蜈蚣崙起至牛稠坑，地形為丘陵，高低起伏；碑文中強調此處的開發不易，日治時期為荒蕪之地，人煙罕至，直至戰後，人口漸增，開發日盛，闢荒地後留下三棵大榕樹。依據三榕王之神諭，榕樹的年齡已有五百多歲；傳說明初時期，有位陳姓大夫，懸壺濟世，明朝皇帝封為天醫真人，因救及果報之徒，而受玉帝貶下凡間，靈附於大榕樹內，現已功德圓滿，接受玉旨後成為三榕王，此神鎮守後甲，庇護鄉里，自此受百姓香火。信士郭海寮世居後甲，因受神召，鳩資修建廟宇，於民國67年（1978）落成。

耆老許得修先生提供民國42年（1953）左右榕樹的照片⁷，顯示今日所存榕樹的年紀相當老；畫面中有一男孩挑扁擔路過，所以該區的確是居民常使用的交通場域；家父亦回憶起小時常在老榕樹附近玩耍，榕樹替民眾遮風擋雨的情景是民間共同的記憶。之所以稱為三榕王，據耆老許得修所述，此處原本有三棵大榕樹，隨著戰後時期道路拓寬，樓房漸增，路旁兩棵榕樹難以保存，僅能留下一棵作為榕樹公信仰的代表⁸，故三榕王廟成為證明此處曾經存在三棵大榕樹的證據，建廟後並同祀三太子，故廟名全名為三榕王三太子廟，不過廟額還是標示三榕王廟為主。



圖1 〈臺灣汛塘望寮圖〉(資料來源：數位方輿。
<https://digitalatlas.ascdc.sinica.edu.tw/index.jsp>)

透過三榕王廟的碑記，知悉此處早期環境惡劣、地形崎嶇，加上林木茂密，增添此處的神秘感，先民對於巨木除敬畏外，更多了出自生活環境與地景的情感：榕樹為當地早期的地標，經由神話傳說的流傳，賦予榕樹靈魂，形塑出萬物皆有靈的信仰態樣。



圖2 三榕王神像(攝於2020年8月12日)

- 4 盧嘉德(1960)。鳳山縣採訪冊(頁412)。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5 鈴木清一郎(1989)。臺灣舊慣習俗信仰(頁21)。臺北市：眾文圖書。
- 6 陳文達(1961)。臺灣縣志(頁212)。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7 黃文居(2013年6月8日)。後甲老榕未列珍貴老樹 挨批亂來。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686500>
- 8 黃文居(2013年6月8日)。後甲老榕未列珍貴老樹 挨批亂來。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686500>

三、三榕王廟的空間形塑、信仰的祭祀樣態分析以及在地互動關係

早期榕樹所形成的環境為當地居民所重視，本節談論關於三榕王於後甲所形成的空間地域與居民之間的關係，並探討榕樹所帶來的功能性。此空間的塑造由居民所定義，若無居民創造環境，則無法賦予三榕王信仰意義，所以三榕王與居民之間必定存在著信仰活動的意義。

(一) 三榕王廟的空間形塑

圖3是筆者在當地田野調查的成果，從中得知原本有三棵老榕樹，現在僅剩下一棵：由於都市街道需要拓寬，導致榕樹A與榕樹B遭到砍伐，經筆者訪問當地麵攤的王老闆後，得知三棵榕樹的相對位置⁹。從圖3可以發現，三棵榕樹的範圍貫穿前甲聚落與後甲聚落；早期在東寧路未開發前，以裕



圖3 早期榕樹與廟體的分布位置(資料來源：筆者田調與整理；底圖取自TGOS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臺。
https://www.tgos.tw/tgos/web/tgos_home.aspx)

農路為往來市區的主要道路，直到戰後為縮短進入城區的時間，才開闢東寧路，使得裕農路西段較少人通行。所以早期歸仁媽廟、仁德太子廟一帶民眾要前往市區，一定都需要經過裕農路，且由此路行經東門城。故早期進府城之前，由東到西往返的牛車、挑夫必須要先走一段陡坡，才能到後甲聚落，在進入聚落前一定會先發現這三棵具有地標性質的榕樹，且除了地標功能外，更能夠讓往來的人與家畜在此稍作歇息。

根據《臺南市鄉土史料》記載，當地耆老王水勝聽聞風水傳說：柴頭港溪水流向北方，連接石頭坑，山丘地內有石頭，據說石頭坑要出皇帝，皇帝出不成，卻出一支金娘傘、一匹石馬及一個石槽，每到中午，馬會到石槽喝水，皇帝「出不成，出後甲一棵老榕樹」，這棵老榕樹已好幾百年，位於裕農路 771 巷，可當作府城地標，遠在 20 公里外就可以望見⁹。根據上述史料，巷弄的新舊雖有待考察，或許建東街內的這棵老榕樹（榕樹 C）與裕農路 771 巷是同一棵，因為當時的鄉土史料可能尚未新闢建東街，且裕農路 771 巷與建東街只隔一個轉角，非常有可能此風水傳說故事指涉的是同一棵老榕樹。從榕樹的傳說故事與歷史記憶，可以發現自然與人文地景的變遷與在地歷史息息相關。

戰後愈來愈多居民移入後甲聚落，經濟發展也達到一定的程度，聚落發展愈臻成熟，使得當地居民願意在此籌資建廟，此時三棵榕樹還未遭受砍

伐，形成守護前甲與後甲兩聚落的三棵大樹。隨著車輛增多，道路闢建，後甲圓環的交通需要疏通，道路拓寬工程使兩棵榕樹遭到砍伐，三棵榕樹建立起來的信仰空間遭到破壞，但三榕王的廟名仍在，因為已經過一段時日，有些居民可能不知為何此廟名稱作三榕王廟。僅剩下榕樹 C 能夠證明何為三榕王廟所形塑出的神聖空間，早期的空間範圍應該比現今大得多，只是隨著聚落的發展與開發，現代化的建設需求、地方廟宇都增多，瓜分原本所塑造出來的廟境。

（二）樹神信仰的祭祀樣式之分析

樹神信仰分布在全臺各地，而各地信眾對於自身的樹神供奉方式也多有不同，較常見的是大樹圍一條長紅布，並在樹下設香爐或小祠，大多在這些樹下會發現一神位；又或者當地信眾有足夠的資金，為神明雕塑金身，甚或建廟祭拜。依戴文鋒的分類，大致上可分為原型（樹神型）、神位型（廟宇型）、神像型¹¹，除上述分類以外，神像在廟中的地位，筆者認為還有主配祀之分，如表 1。以後甲三榕王廟為例，三榕王之所以成神，廟方解釋此神因陳真人靈體依附於此，後得道成神，隨著三太子這類的正神進駐，使得三榕王廟得以從一般形制簡單的大樹公，進而晉升為正神，藉由廟方正當化並提升三榕王神明的位階，使得當地人祭祀三榕王的方式採雕塑三金身，並建廟奉祀；就神像外表來說，三尊神像外型相似，皆以無鬚鬚的造型呈現，與一般大

9 訪問對象：王老闆；訪問方式：非正式的會話訪談；訪問時間：2021 年 9 月。

10 呂順安主編(1994)。臺南市鄉土史料(頁 26)。南投市：省文獻會出版。

11 戴文鋒(1996)。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4)，95。

表1 臺南樹神信仰的祭祀樣態

神位型(小祠)	神像型	
	主祀	配祀
(1) 東門神榕 (2) 友愛街百年夫妻樹 (3) 北門路二段與東豐路路口的松仔公 (4) 清水寺前榕王公(有畫像) (5) 臺南萬福庵猴靈樹王公	(1) 後甲三榕王三太子廟的三榕王 (2) 歸仁武當山上帝廟古樹公廟	永康榕后宮的松王公



圖4 三榕王主神神像(攝於2022年3月7日)

註 資料來源：筆者田野調查、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

樹公的想像有些許的不一樣，外貌偏向年輕的王爺(如圖4)，且加設五營神位護廟，相較於路邊的大樹公信仰顯得不同——有五營兵將守護，象徵著廟宇不會被「不潔之物」侵犯。從周政賢在原臺南縣調查的94處樹神裡，建廟奉祀有14處¹²，數量不多，故從後甲三榕王廟祭祀形制來推斷，能在此成為三榕王建廟祭祀，就現在的大臺南而言，應該也是屬於少數。從中可以發現多數樹神信仰較像是路旁的守護靈，其受祀的階級並不高，或者是依附於主祀神旁的配祀神；反之，如三榕王這類神明已成主祀神，可獨當一面，替信徒綜理事務，其形成背景應該需要有發展成熟的聚落與信眾，以及經濟條件。

¹² 周政賢(2009)。南瀛樹神誌(頁403)。新營市：南縣府。

¹³ 彭宏源(2009)。苗栗客家地區之伯公老樹與祭祀民俗。自然保育季刊，66，55。

這些祭祀樣式影響樹神信仰的發展，故樹神信仰大概有幾種性質：第一，基層性，大樹是貼近常民的生活經驗與居住空間。第二，易創性，通常只要有一條紅布與香爐，或不需要香爐亦可，便可以成就信仰空間。第三，不穩定性，樹神信仰容易創造，卻也容易被剷除。在臺南市海安路的巷弄內，便是大樹公牌位遭到移除的案例；客家的伯公樹也有類似的情形，苗栗縣有一伯公樹因為伯公祠要改建，村民砍伐樹木籌措經費，使得伯公樹保存不易¹³，無論是牌位被移除或整棵樹移除，都顯示出樹神信仰的不穩定。第四，地標性，樹神信仰有其地域標示的特性，樹為當地聚落較為明顯的地標，後甲三榕王樹神當然有此特性。

(三) 三榕王樹神信仰與居民的互動關係

樹神信仰是樹與人的互動所創造而成的，故其成因分大致分為下列幾類：醫療類、顯靈類、庇佑鄉里類、無主孤魂類。這些互動需要追溯至個人的生活經驗與歷史記憶，通常長者會以自小時便在樹下玩耍或攀爬大樹的記憶予以回應，大樹成為小兒的守護者，可能衍生出向樹神拜契子的信仰文化。所以不同的大樹公在當地各有其特殊的功能，而造就出地方性的樹神信仰，功能囊括擋煞、避邪、醫療、庇蔭鄉里、遮風避雨等，各種樹木在各自的聚落內各司其職；表 2 為臺灣樹神信仰大致的成因分類。

表 2 樹神信仰的成因類型

醫療類	(1) 臺中後龍茄苳王公：據傳其樹葉煮茶可祛痰，當地居民視茄苳王公醫治有功。 (2) 蘆洲九芎老樹：家中小孩哭鬧，帶小孩前往祈求健康平安，治療身心並保佑孩童。
顯靈類	(1) 景美興安宮榕樹：因土地公託夢護樹，而免於被砍伐。 (2) 嘉義諸羅烏榕王：大家樂興起，信徒紛紛前往求明牌，榕王降旨顯靈奉勸眾人不要強求橫財。 (3) 臺中大里茄苳樹王公：傳說嘉慶君遊臺被歹徒包圍，因茄苳王公相助而脫困，地方官卻錯封他樹為神，使茄苳王公憂鬱生病而凋零，自此地方無寧日，而後作法祭祀，遂恢復生機。
庇佑鄉里類	(1) 嘉義義橋仔老榕：守護地方，是當地的地標。 (2) 臺中樂成宮老榕：二戰時期在樹下鑿一防空洞避難，此後設樹王公祠。
無主孤魂類	屏東萬丹太子宮的老茄苳：鄉民在老茄苳底下挖到一金色骸骨，取名為保楚將軍。

註 資料來源：王薇茶(2004)。臺灣老樹：守護鄉里的大樹公(頁20-23)。臺北縣：泛亞文化。



圖5 左、右分別為三榕王廟內土地公及註生娘娘(攝於2022年3月7日)

從上述分類，分析三榕王廟所屬的類型，其成為接受玉旨使聖靈附樹體，三棵老樹因靈異傳聞之說，而成為神榕，應屬於顯靈類；爾後在地方上執行神明的職務，如收契誼子、成為地方廟宇供普渡植福、供信徒取香灰等信仰作為，成為庇護鄉里的守護神。其功能是複合且多工，已不僅僅屬於單一形態，而是與一般地方宮廟所提供的功能無異；之所以與一般地方廟無異，在於樹神信仰大多僅設牌位或小祠，但三榕王廟內已設有土地公、註生娘娘及虎爺，這是宮廟普遍見到的配祀神（如圖5）。

樹神信仰中有的聚落會為自身的樹神訂定祀期。大樹公的祭祀則依地方不同而有差異，大多在農曆8月15日左右。¹⁴為樹神訂定祀期，在黃文博的調查中並不多，他在原臺南縣調查的67棵老樹中，僅有10棵訂有祀期¹⁵，故訂定祀期就同神明的聖誕日一樣，當天需要人神同慶，更凸顯當地聚落的居民重視此神，而後甲三榕王廟則訂有祀期為農曆6月4日，左鄰右舍會在當天設香案祭拜。三榕王廟除了設聖誕日外，農曆7月更會舉辦中元普渡；以及居民若有需要可向三榕王乞求香灰保平安，此

廟也具一般民間廟宇的功能，可以從這些儀式看出三榕王廟，不僅是路邊常見的樹神信仰，而是已然成為類似地方守護神的信仰。

另外，三榕王廟會接受信眾前往拜契子，拜契子是常見的民間信仰。民間常讓「歹育飼」的小孩讓樹王公作「契父」，向樹王公求取紅線、古銅錢，讓小孩戴在脖子上；各處習俗不同，每年特定時間會回來「換素」，到成年後再「脫素」。¹⁶ 拜契需要的儀式大致如下：

拜樹王公為契父母，各地方不盡相同。簡單的僅私自準備牲禮，向樹王公擲筊說明拜契的心意，獲得應允後乃磕頭並稱呼契父後便成，這種沒辦「手續」的拜契，由於無法統計人數，一般廟方都不計入正式的契子之列。廟方要實際掌握所有的契子，就必須要求每個人規規矩矩地寫下「立誼書」或者「誼（義）子契證」。¹⁷

多數樹神信仰無管理人，更無廟體，如需要求每個信徒都簽訂立誼書，實在有些困難；故拜樹神為契子者，若要細數數量，實有其難度。

而三榕樹存續至今的僅剩下一棵，其象徵的意義更加重要，凸顯三榕王曾在此處發展的歷史遺跡。雖因附近樓房林立、大樹受遮蔽，如今遠眺樹體較不明顯；倘若沒有樓房，此大樹依舊是顯著的

標的，具發揮地標性功能的潛力，另外，樹下增設長椅供居民在此歇息，一樣具有遮風避雨的功能，所以此棵榕樹與居民之間的互動仍舊濃厚。

筆者透過訪問年近八十歲的許得修先生，得知耆老許得修曾向臺南市政府農業局爭取將僅存的最後一棵老榕樹登錄為臺南市珍貴老樹，更邀請國立嘉義大學廖秋成、詹明勳兩位老師前往鑑定，最後順利登錄為珍貴樹木——編號 217，樹齡約三百年。為老樹揭牌剪綵當天，當時的臺南市長賴清德也前往揭牌，在地耆老亦受許老先生邀請而共襄盛舉，其中有位住在仁德太子廟 98 歲的林老先生也一起見證，可見這棵老榕聯繫著府城內外居民的歷史記憶。在許老先生的奔走之下，市府現在定期編列預算，為老樹修剪枝葉，維護老榕樹的健康。且老榕樹也是讓候鳥棲息的地方，每當季節一到，樹上會有白頭翁駐足於此，許老先生稱此樹具有生物時鐘的功能，只要時間一到便會有不同品種的鳥類在此歇息。¹⁸ 除呈現老樹與居民的關係之外，也凸顯出樹與動物之間的依存關係，故老樹在社區中除了可能衍生出樹神信仰，也具有其生態多元的樣貌。

從樹與人的互動可以察覺民間信仰需要豐富的人文底蘊為基礎，而樹神信仰雖然是基層的信仰態樣，但更關鍵的是聚落的居民秉持著共同記憶，以及對老樹的情感，否則無法造就永續發展的樹神信仰。

14 李春子(2003)。東亞地區「大樹公」信仰與實踐——臺灣、日本、韓國之比較研究。臺灣文獻，54(2)，61。

15 黃文博(1995)。樹王公傳奇——臺南縣珍貴老樹的源流與掌故(頁134-137)。臺南縣：臺南縣政府。

16 青悠(2016)。樹與人：一窺臺灣樹靈信仰的面貌。人本教育札記，328，79。

17 劉還月(2000)。臺灣人的祀神與祭禮(頁132)。

18 訪問對象：許得修先生；訪問方式：非正式的會話訪談；訪問日期：2022年4月7日。

四、結論

現在的後甲與過往早已不同，此區不斷地重劃與開發，地景的變遷使得許多已逝的事物僅存在老一輩人的記憶之中，而三榕王是在時空不斷推進之中被犧牲掉的一小塊拼圖。

其實許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情形，老樹隨著開發被砍伐；然而樹木具有美化與綠化環境的功用——在都市裡的大樹更是如此——大樹的去留實在需要長遠的規劃。從這三棵榕樹昔日分布狀況，可以發現其實正是早期先民開拓的足跡，隨著當地居民生活而滋長的樹神信仰，可以表徵此處的記憶。從前面的討論可以歸納成以下三點：

(一) 廟體的存在補強樹神信仰的不穩定性

樹神信仰容易被創造，卻也容易遭到移除；基於這種特性，居民籌資建廟，保留住三榕王廟在當地發展的一部分歷史記憶，以及三榕樹受祀的歷程。

(二) 三榕王透過正神化提升神格

從上述，可以發現這類的信仰因為不穩定性較高，隨時有被遺棄的可能；除了籌資建廟，信眾必須創造出令人接受的說法，才能使得此信仰能永續流傳。例如後甲三榕王廟因著天醫真人修成正果，

從今爾後為鄉里服務，類似這類的說法讓此民間信仰發展起具備硬體設施的廟宇，也擁有心靈寄託的精神食糧，故正神化後的三榕王成為可安定居民的信仰。

由於樹神的信仰在臺灣民間信仰上來看，應屬不高的層級，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裡將樹王公列為「與有應公源異質似之信仰」¹⁹，而蔡明志在〈試論宜蘭溪南地區大眾爺神格化為城隍之現象〉裡談論到大眾爺這類信仰可以透過升格而成為正神的現象，可得知這類大眾爺或有應公等層級較不高的民間信仰，可以透過升格的形式獲得正神的資格，故樹神信仰亦可藉由儀式、增設副祀神明或新增廟體設施等作為，讓該主神不再宛若祭祀大眾爺或有應公般地簡約。這些促進神格升級的作為，可能是出自民眾對特定神明所能展現神威的期待，高過於一般樹王公或有應公等神靈。

樹神升格為主神後，最顯而易見的表現呈現在廟宇外觀，其廟宇形制將與一般民間信仰的廟宇相似。正如蔡明志提及大眾爺升格為城隍後，廟宇有一定的規模，裝飾繁複，有彩繪門神、設有金爐、籤詩桶、副祀文武判官、土地公等²⁰，藉此凸顯主神的重要。因升格為正神，後甲三榕王廟外觀不會

¹⁹ 戴文鋒(1996)。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4)，83。

²⁰ 蔡明志(2015)。試論宜蘭溪南地區大眾爺神格化為城隍之現象。藝術學，30，135-138。

再像路邊常見的大樹公一樣——僅是一石碑座；從廟體上看來，為飛簷翹脊的常見形式，也與一般廟宇無異，且配置有五營兵將，也副祀土地公、註生娘娘等神明，來凸顯三榕王位居主角的地位。

(三) 地景變遷導致歷史記憶減失

臺灣的民間信仰是透過豐富的人文色彩發展而成，從三榕王的信仰發展過程，可以得知在地人於當地的生活經驗、開拓歷程及信仰文化。因為三棵榕樹的存在，才能夠創造出在地的特色；卻因為開發上的需要，除去路邊的「障礙」，並且選擇了不予以保存維護。過往後甲一帶未有如此多的居民，約五十年前也多是低矮的平房，故老樹的存在相當顯眼；時間一久，老樹與居民之間形成共生關係，基於人與自然的關係，透過寄託情感及想像式的信仰形態，這類的互動模式，塑造出特有的民間信仰。

但由於時間的淘洗，使得歷史記憶逐漸淡薄，加上空間的變遷，也讓移入的新居民鮮少注意歷史的軌跡；筆者訪問在地人關於三棵榕樹的記憶，有些人記得、有些人不知，或許再過一段時日，可能很多人就不清楚廟額的意義，三榕王神像的存在，是否也跟著眾人記憶的欠缺而缺席？

面對歷史與信仰逐漸的消逝，居民可以有什麼樣的應對方式？例如當地耆老因僅存的最後一棵老榕，在民國 103 年（2014）替老榕爭取到珍貴樹木的資格，讓公家單位注意並維護老榕的健康，畢竟保護老榕也是維護歷史遺跡，兩者相輔相成，透過這類的方法減緩對於地方歷史記憶的消逝，也是對民間信仰的守護。

參考文獻

- 片岡巖(1985)。臺灣風俗。臺北市：大立出版社。
- 李春子(2003)。東亞地區「大樹公」信仰與實踐——臺灣、日本、韓國之比較研究。臺灣文獻，54(2)，49-96。
- 鈴木清一郎(1989)。臺灣舊慣習俗信仰。臺北市：眾文圖書。
- 周政賢(2009)。南瀛樹神誌。新營市：南縣府。
- 呂順安主編(1994)。臺南市鄉土史料。南投市：省文獻會出版。
- 青悠(2016)。樹與人：一窺臺灣樹靈信仰的面貌。人本教育札記，328，78-81。
- 陳文達(1961)。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黃文居(2013年6月8日)。後甲老榕未列珍貴老樹 挨批亂來。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686500>
- 黃文博(1995)。樹王公傳奇——臺南縣珍貴老樹的源流與掌故。臺南縣：臺南縣政府。
- 彭宏源(2009)。苗栗客家地區之伯公老樹與祭祀民俗。自然保育季刊，66，46-56。
- 蔡明志(2015)。試論宜蘭溪南地區大眾爺神格化為城隍之現象。藝術學，30，123-156。
- 劉還月(2000)。臺灣人的祀神與祭禮。臺北市：常民文化。
- 戴文鋒(1996)。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4)，53-109。
- 盧嘉德(1960)。鳳山縣採訪冊。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